

碧血劍

下

評點本
金庸武俠全集

文化藝術出版社

评点本 金庸 武侠全集

碧血剑

下

文化艺术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一回	慷慨同仇日	间关百战时	(439)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	(470)
第十三回	挥椎师博浪	毁炮挫哥舒	(508)
第十四回	剑光崇政殿	烛影昭阳宫	(542)
第十五回	纤纤出铁手	矫矫舞金蛇	(573)
第十六回	石冈凝冷月	铁手拂晓风	(610)
第十七回	青衿心上意	彩笔画中人	(646)
第十八回	朱颜罹宝剑	黑甲人名都	(684)
第十九回	嗟乎兴圣主	亦复苦生民	(722)
第二十回	空负安邦志	遂吟去国行	(772)
袁崇焕评传			(815)
后 记			(925)

第十一回 慷慨同仇日 间关百战时

袁承志跳上箱顶，把箱子逐只掷下，哑巴一一接住，放上大车。青青笑道：“他们伤了这许多人，只在铁箱外面摸得几下，你说是赚了还是蚀了，得请你大师哥用铁算盘来算一下了。”只听得远处号角连声，人喧马嘶，果然有大队人马到来。袁承志道：“有这许多官兵，盗贼是不敢再来的了。咱们走吧。”检视车辆伏役，幸无损伤。

正要启行，只见数百名官兵分成两队，当先冲到。一名把总手舞长刀，喝道：“干什么的？”洪胜海道：“赶路的老百姓。”那把总道：“干么这里有血迹，有兵器？”洪胜海道：“正有强人拦路打劫，幸得官兵到来，吓退了强人。”

这时已有数队官兵前去追击退走的群盗。那把总斜着眼打量大车上的铁箱，冷冷的问道：“那些是什么东西？”洪胜海道：“是行李。”那把总道：“打开来瞧瞧。”洪胜海道：“是些随身衣物，没什么特别物事。”那把总道：“我说打开，就打开，罗唆什么？”青青道：“又没带违禁犯法的东西，瞧什么？”那把总骂道：“你这小子好

把总者，穿着官服的把持一支比强盗更强盗的武装的总头目也。

横！”倒提长刀，将刀杆夹头夹脑砸过去。青青闪身避开。

那把总见十只铁箱结结实实，料想定是装着贵重财物，一见早就起了贪心，这时乘机叫道：“好小子，胆敢拒捕？喂，弟兄们，把赃物充公！”官兵抢夺百姓财物，那还用多说？一听“充公”二字，早有十余官兵一涌而上，七手八脚来抬铁箱。

呜乎，“公”！多少丑恶的私、假汝名似行之！

那把总存心狠毒，只怕事主告到上官，高声叫道：“这些都是土匪流寇，竟敢抗拒官兵，一概格杀勿论！”当即提刀杀来。袁承志大怒，心想：“要是我们不会武艺，岂不给他杀了灭口。这人不知已害了多少良民？”待他钢刀砍到，身子侧过避开，一掌打在他背心。这人如何禁受得起这一掌？倒撞下马，登时毙命。

如此无用，狗屁不如。

众官兵惊叫起来：“强人拦路，抢劫漕运啦，抢劫漕运啦！”当先的官兵被青青、哑巴、洪胜海三人一冲，四散奔逃，但后面大队人马跟着涌到。袁承志拾起那把总的大刀，挥舞断后。哑巴等三人率领车队，退入林中。

只听得金铁交鸣，但见树林中官兵正与山东群盗及青竹帮打得火炽。盗帮虽然都有武艺，但挡不住官兵人多势众，不多时已纷纷败退。沙天广和程青竹都受伤甚重，无人领头，群盗各自为战，被官兵一堆堆的围住攻击，惨呼声此起彼伏。

审时度势，调整战略。

袁承志和青青等将车队集在树林一角。青青道：“怎么办？”袁承志道：“帮强盗，杀官兵！”

青青道：“不错！”袁承志道：“你在这里守住！”青青点头答应，与哑巴、洪胜海三人守住一个小角，官兵过来立即格杀。众官兵见三人凶狠，一时倒也不敢十分逼近。

袁承志飞身上树，察看四下形势，只见阿九与几名青竹帮的头目正受数十名官兵围攻，形势甚是险恶，当即纵身下扑，左臂长出，震飞两枝刺向阿九的铁枪，叫道：“退回西首山岗！”阿九一怔，一名军官挥刀向她砍来。袁承志飞脚踢去钢刀，当胸一拳，将那军官打得口喷鲜血，仰面跌倒。

阿九吹起竹哨，青竹帮的帮众齐向西退，渐渐集拢。袁承志纵横来去，命山东群盗也向西退，见有盗众给官兵围住无法脱身的，立即冲入解救。众人一会齐，声势顿壮，在袁承志率领下且战且退，上了山岗。袁承志又率领了数十名武功较高的帮众盗伙，冲下去把青青等车队接引上岗。众官兵在岗下呐喊叫嚷，团团围住。

袁承志命群盗发射暗器，守住山岗。群盗本已一败涂地，人人性命难保，突然有人出来领他们暂脱险境，对他吩咐哪有不奉命唯谨之理？二百余名官兵向岗上冲来，被一阵暗器射回，死伤了数十人。官兵在得胜时勇往直前，一受挫折，大家怕死，谁肯舍命攻山？个个大声呐喊，敷衍长官，杀声倒是震天，却是前仆有人，后继无兵，再也不见有官兵冲近。

袁承志安排防御，命谭二寨主、褚红柳、洪胜海、阿九四人各率一队守住一方，余下的救死

由此可知群龙无首的悲哀。

扶伤，就地休息。他再替程青竹按摩了一番，又给沙天广推宫过血。过了一会，两人竟先后在山岗上睡着了。山东群盗和青竹帮帮众见首领无恙，对袁承志更是敬服。

袁承志对青青道：“官兵人多，不能力敌，只可智取。”青青道：“不错，用什么计策才好？”袁承志向熟悉当地地形的盗伙问了一会，再跳上车顶，察看官兵队形，只见官兵后队有大批辎重车辆，心念一动，跳了下来，对青青道：“刚才官兵叫什么抢劫漕运？”

这时褚红柳正由淮阴双杰接替了下来休息，听袁承志问起，说道：“这些官兵，定是运送漕银去北京的。咱们刚好遇上，真是不巧。”袁承志道：“运送漕银，怎地要大队官兵？”褚红柳道：“现今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哪一处没开山立柜的豪杰？朝廷全靠江南运去的漕米银两发饷发粮。崇祯既要防御辽东的满洲兵，又要应付闯王和各路英雄；这漕银是他命根子，若是出了岔子，他的龙廷也坐不稳了，自然要多派人马护送。漕米银两本来都由运河水运，想是皇帝要钱要得急了，才由陆路赶运。”

袁承志道：“这些官兵身上挑着这样重的担子，居然还来多管闲事，跟人为难。”褚红柳笑道：“他们以为咱们转眼个个就擒，只须给咱们安上几个什么王、什么星的厉害匪号，奏报上去，岂不是大功一件？”又道：“我们本是土匪强人，倒也不是冤枉，只可惜累了相公。”袁承志叹道：“官逼民反，今日可教我亲身遇上了。”沉

欲知国运衰，且看路不通。

明末并非如此。此小说家言也，无需当真。

用时下话说，即扣上“反动”的政治大帽子。

吟片刻，说道：“此处向西北有个峡口，咱们从那边冲出去吧。”

褚红柳这时对他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哪会有何异议，便道：“请袁相公吩咐，大伙儿齐听号令。”袁承志在地上画了图，计议突围之策已定，便即分拨人手。一声令下，群盗齐声发喊。袁承志和哑巴当先开路，率领众人冲下岗去。

官兵本已怠懈疲倦，除了少数奉命守御，余人均已就地坐倒休息，忽见群盗骤然涌到，来势凶猛，稍加抵挡，就被冲破一道口子。群盗向峡口直奔，官兵叫喊着随后追来。追了一阵，殿后的数十名盗帮忽然回身邀斗，把官兵追势挡了一挡。待得官兵大队攻到，殿后的盗帮也已退入峡口。

那峡口两旁都是高峰峭壁，形势险恶，官兵一追入峡口，率队长官下令暂停，以防中伏。忽然间前面大车中一只铁箱滚了下来，箱盖翻开，道上丢满了珠宝珍物，闪闪发光。那统兵的总兵一见大喜，下令急追，要把十只宝箱全都抢了下来。追了一阵，只见群盗抛下衣甲兵器，乱窜乱奔，道旁丢满了金砖银锭。众官兵你抢我夺，乱成一团。那总兵见群盗溃散，连兵器也随地乱丢，不再存防备之念，一意要抢宝箱，下令前、中、后三队齐赶。

有分教：抗外敌不妨落后，抢金银务必争先。

这时袁承志已飞身跃上峭壁，手足并用，拉着石壁上的藤枝树条，抄向官兵后路。走了一会，果见官兵队中车辆一辆接着一辆，蜿蜒而

此诱敌之计也。
官兵见财宝，哪里还有斗志！

来，不计其数，车辆都用黄布蒙住，车上插了旗帜，旗上写的是“大明江南漕运”几个红字，从上面放眼望下去，车队直如一条其长无比的黄龙。

袁承志见此情势，不觉又惊又喜，惊的是官兵势大，不易对敌，喜的是如能劫下漕运，那真是对大仇人崇祯皇帝一个当头猛击，闯王义兵就更易成事，实是奇功一件。眼见坡下树木茂密，当即穿林而下，要就近看清楚车队。不一刻，靠近官兵队伍，借着树木遮掩，连官兵的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车辆连绵不断，隆隆而过，过了好一阵，忽听得车行鳞鳞之声渐轻，车中所装似乎已非银子，从树木空隙中向外望去，见是百余辆囚车。车中囚徒双手反缚，盘膝而坐，每辆车上都插着一面白旗，写着“候斩巨寇某某某”等字样，又是什么“江洋大盗”、“流寇头目”、“反叛逆首”、“淮南巨贼”等等，显见都是反抗朝廷的饥民或山寨盗魁。袁承志心想：“这些人都须加以搭救，但如何下手才是？”

正自寻思，忽见一辆车子过来，旗上写着“候斩叛逆孙仲寿一名”九字，袁承志大吃一惊，追了几步细看，见车中所坐的果然便是孙仲寿。但见他两鬓斑白，满脸风霜之色，较之昔日在圣峰嶂上率领同袍祭奠故帅之时，已苍老得多，但一副慷慨风致，虽在难中，仍是不减当年。袁承志惊讶未定，只见后面囚车中推来的又都是父亲旧部，当时教导抚养自己的倪浩、朱安国、罗大

押漕运者岂能兼
押如许要犯？下
笔有欠推敲。

此英雄本色也。

千三人都在其内，只是不见应松。袁承志一阵心酸，随又暗暗欢喜：“老天爷有眼，教我今日撞见众位叔叔。”

不久囚车过完，袁承志向上奔了数丈，疾向后追。官兵望见，鼓噪起来，有的便发箭射来。但袁承志身法快捷，箭枝到时，人早不见。他奔出数十丈，官兵队伍已尽，最后一名军官骑在马上，手提大刀押队。袁承志心想：“我拿住这军官，先捣乱一阵，然后乘机相救孙叔叔、朱叔叔他们。”

正要飞身跃下，忽然望见远处尘土飞扬，几骑马奔驰而来，心想：“原来后面还有接应，等他们过来看个明白再说。”不一刻五骑马奔到，当先一人是个女子，却是飞天魔女孙仲君，后面四人正是二师兄归辛树夫妇以及梅剑和、刘培生。

来的希奇。

袁承志一见大喜，叫道：“二师哥！”飞身落下，落在归辛树夫妇马前。

归氏夫妇一起勒马，见到是他，归二娘点了点头，说道：“嗯！是你，有什么贵干？”袁承志道：“小弟有件急事，求师哥师嫂几位伸手相助。”归二娘道：“我们自己也有要事，没空！”和归辛树二人一提缰，双骑从他两侧擦过，向前冲了过去。梅剑和拱手叫声：“师叔！”跟着师父师娘去了。

归二娘——小肚鸡肠！

刘培生跳下马来，说道：“师父师娘正有一件要紧事。弟子办了之后，立刻过来听师叔差遣。”袁承志道：“那不必了，我借坐一下刘大哥

的牲口。”刘培生道：“师叔请用。”将缰绳递将过去。袁承志道：“咱俩合骑，追上前面官兵就行了。”说着飞身上马。刘培生也跳上马来。袁承志双腿一夹，那马发足奔驰。

刘培生问道：“师叔追官兵干什么？”袁承志道：“救人！”刘培生喜道：“那好极啦，我们也正要寻官兵的晦气。”袁承志一听大喜，催马急行，不一会已望见押队军官的背影。但不见归辛树等人，想已抢过了头。袁承志纵马向前急冲。

押队的游击听得身后马蹄声疾，回头望时，只见一个人影从马背跃起，扑将过来。他大吃一惊，挥起大刀往空中横扫，满拟将这人一刀斩为两截，岂知袁承志右手前伸，抢住刀柄，身子已落在他马上，左手早点中他后心穴道。那游击只觉背心酸麻，要待挣扎，却已动弹不得。袁承志问道：“要死还是要活？”那游击颤声道：“大……大王爷饶命。”袁承志道：“快下令，叫后队囚车都停下来。”那游击只得依言下令。

突然之间，归辛树夫妇从树林中冲出，师徒五人抽出兵刃，往官兵队里杀去。队伍登时大乱。袁承志本拟迫那游击指挥队伍，让众官兵混乱中自相残杀，哪知归辛树等忽来动手，官兵后队一乱，这计策却行不得了。

袁承志抢了两柄短斧，奔到孙仲寿囚车边，劈开车子，大叫：“孙叔叔，我是袁承志。”孙仲寿如在梦中，一阵迷惘。袁承志又已把朱安国、倪浩、罗大千等人救了出来。

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武将，现今虽已年

老，但英风犹存，抢了兵器，有的乱杀官兵，有的劈开囚车救人，不一刻，百余辆囚车齐都劈烂，放出百余条好汉来。其中三数十人是袁崇焕部属的“山宗”旧侣，听说赶来相救的是督师公子，无不大为振奋，当下一阵砍杀，将官兵后队杀得七零八落，向前逃窜。

这时官兵前队也已发现前面巨石拦路，不能通行，登时两头大乱。

袁承志见官兵虽然势乱，但人数众多，逼得紧了，当真拼起命来，却是无法抵挡，当下撇了双斧，展开轻功，连奔带跃，在一长列漕运车辆顶上跑将过去。行出里许，见领队的总兵官头戴铁盔，正手舞长刀，指挥作战。袁承志疾奔而前，将两名上前拦阻的亲兵推入了山坑，跃上那总兵坐骑的马臀。那总兵回刀来砍，袁承志挟手便夺，哪知这总兵一个筋斗从马背上翻了下去，竟没能抓住他的手腕。

袁承志心道：“没料想官军之中还有如此好手。”左手一扬，三枚铜钱发了出去。使的是木桑所授发围棋子的手法。那总兵一一用长刀格开。袁承志道：“好本事！你再格格看。”双手连挥，三九二十七枚铜钱分上中下三路同时打到。就算武林高手，这一来也不易抵挡，那总兵武艺虽然高强，却哪里躲得开这“满天花雨”的手法？当啷一声，先是长刀脱手，接着膝弯、腰肋、背心、足胫各处都中了铜钱，竟朝着袁承志迎面跪下。

袁承志笑道：“不必多礼！”伸手挽住他左

这使人想起《水浒传》中的类似情节。此辈一旦获救，虽出笼老虎，亦不足形容其万一也！

铜钱响处，灵魂出窍。

臂。那总兵当胸一拳，势急力劲。袁承志笑道：“就让你打一拳出气。”这一拳明明打在他胸前，却如打中一团棉花，无声无息，全无着力处。袁承志运起内力，提起那总兵往上抛出。只见他就如断线风筝般往上直飞，众官兵高声大叫起来。那总兵自份这一下必死，闭住了双眼，哪知落下时被人双手托住，睁开眼来，仍是那个书生打扮的少年。他知此人武功比己高出十倍，既然落入他手，无可抗拒，生死只好置之度外。何况就算硬要置之度内，却也无从置起。

这才是穷途末路。

袁承志道：“你下令全体官兵抛下兵刃，饶你们不死。”那总兵心想：“这遭运何等要紧，给盗贼劫了去，反正也是死罪。”于是颈项一挺，朗然说道：“你们要杀便杀，何必多言。”袁承志一笑，手一使劲，又将他身躯抛向空中，落下来时接着再抛，连抛了三次，那总兵已头晕脑胀，不知身在何处。袁承志道：“你若不下令，你死了，部下也都活不成。不如降了吧。”那总兵一想，眼下只有这条是活路，只得点了点头。袁承志问道：“你贵姓？”那总兵道：“小将姓水。”他定一定神，命亲兵把手下的副将、参将、游击、都司等都叫了来，众将听得要投降盗贼，吓得面面相觑。一员都司骂了起来：“你食君之禄，不忠不……”话未说完，袁承志已抓住他往地下一摔，登时晕去。余下众将颤声齐道：“标下奉……奉总座将令。”水总兵道：“下令停战！”

袁承志也传下号令，命山东群盗不再厮杀，又吩咐水总兵命官兵抛下兵刃。水总兵无奈，只

得依言。火把照耀下只见双方兵戈齐息。

忽见五个人在车队中奔驰来去，乱翻乱找，打开了许多箱笼，见是银子粮食，便踢在一旁。众官兵见五人势恶，败降之余，不敢阻拦。奔到临近，原来是归辛树夫妇师徒五人。袁承志叫道：“二师哥，你们找什么？我叫他们拿出来。”

归辛树见统兵将官都集在袁承志身旁，三个起落，已奔到水总兵身边，一把揪住他胸脯，提了起来。水总兵惊魂未定，哪想突然又遇到一个武功极高之人，给他抓住了，任凭如何猛力挣扎，总归无用。归辛树喝道：“马士英进贡的茯苓首乌丸，藏在哪儿？”水总兵道：“马督抚嫌我们车多走得慢，另行派人送到京里去了。”归辛树道：“此话当真？”水总兵道：“我身家性命都在你们手里，何必说谎？”

看来他是找医治
儿子宿疾的救命
丹。

归辛树心想看来此言不假，把他往地下一抛，喝道：“要是查到你胡言骗人，回来取你狗命。”转头对归二娘道：“往前追。”归二娘抱着孩子，心头烦躁，单掌起处，把挡在面前的官兵打得东倒西歪，鼻青目肿，带着三个徒弟，跟丈夫走了。

袁承志知道二师兄夫妇对自己心存芥蒂，只有默然不语。待五人去后，问水总兵道：“他们找什么药丸？”水总兵被擒降敌，心乱意烦，神不守舍，一时想到家中是否会给皇帝下旨满门抄斩，一时又想自己功名前程，从此付与流水。袁承志接连询问，他答非所问，不知所云，说了半天，袁承志才明白了个大概。

原来最近黄山深谷里找到了一块大茯苓，估计已在千年以上，凑巧浙东又有人掘到一个人形何首乌。这两样都是千载难逢的宝物。凤阳总督马士英得到讯息，差幕客一半强取、一半价购的买了来，命高手药师制成了八十颗茯苓首乌丸，还配上了老山人参、珍珠粉末等珍贵药材，单是药材本钱就花了两三万银子。这件事轰动了江南官场和医行药业。据古方所载，这药丸实有起死回生的神效，体质虚弱的人，只服一丸便立刻见功。马士英自己留下四十颗，以备此后四十年中每年服食一颗，余下四十颗便去进贡，盼崇祯再做四十年皇帝，年年升自己的官。

袁承志好不容易听得明白，心道：“那就是了，二师哥爱子有病，久治不愈，急着要这些药丸。”

水总兵又道：“马总督本想差我一并将宝药送去北京，但后来嫌我们车多行得慢，又押着死囚不吉利，因此另差金陵永胜镖局的董镖头护送赴京，献给皇上。”至于马总督自己留下四十颗之事，那是天大机密，连对他最得宠的姬妾也都不说，水总兵自然更不会知道。

袁承志一心盼望二师哥能夺到药丸，救得孩子之命，忙问：“那镖师走了几天啦？”水总兵道：“启程是在同一天，不过镖局子只有十来个人，行道快得多，算来抢在我们之前，总有五六天路程了。”

这时孙仲寿、朱安国、倪浩、罗大千等袁部旧将纷纷过来相见。各人得脱大难，又见袁承志长大成人，一身武艺，今日这一战虽是小试牛

“药方只贩古时丹”。但历史证明，此类丸药多半皆虚妄也。

连心肝宝贝小老婆都不知道，不知此等机密又是如何泄漏的？一笑。

刀，亦已略有乃父当日雄风，无不惊喜交集。袁承志问起被捕缘由，孙仲寿约略说了。原来当日“山宗”旧友在圣峰嶂聚会，明兵突施袭击，幸而大部人众早已散走，只应松终于被害，孙仲寿等都告脱险，后来重又聚集。众人在淮北鲁南一带会聚豪杰，预备大举，哪知事机不密，上个月被凤阳总督马士英所破，首要人物一鼓成擒，械系赴京问斩。差幸天缘巧合，竟会在此处与袁承志相遇。

孙仲寿听说袁承志和闯王颇有连络，说道：“公子，这里又有盗帮，又有投降的大批官兵，他们对你都很敬服，正是难遇的良机。何不暂缓赴京，把这批人手好好整顿一下。”

袁承志喜道：“孙叔叔说得是，这一带英雄豪杰很多，咱们索性大干一场，找个地方会集群雄。”孙仲寿一拍大腿，道：“好极了，何不就在泰山？”袁承志道：“泰山相去不远，再好也没有了。”

当下收拾好铁箱中散开的宝物，把漕运银子取出二十万两，俵分给青竹帮与山东各寨群盗。褚红柳也得了五千两。再取出二十万两赏给投降的官兵，一时峡谷前后，欢声如雷。

投降的军官本来都是心情郁郁，分得大批银两，才精神为之一振。

只见青竹帮的两名帮众抬着一个担架，将帮主程青竹抬将过来。袁承志见他脸上已现血色，喜道：“程帮主的伤势好得很快啊，足见内功深

孙仲寿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

钱是命，钱是魂，呜乎！

厚。”程青竹道：“多谢公子，在下得知公子是袁督师的骨肉，实是欢喜之极。”说到这里，声音中竟微带呜咽。袁承志道：“程帮主当年识得先父吗？”程青竹摇了摇头，吩咐随从在一只布囊中取出一卷手稿，交给袁承志，说道：“公子看了这个，便知端的。”

程本直、《漩声记》，实有其人，实有其文，此文见《袁督师遗集附录》。

袁承志接过，只见封面上写着《漩声记》三个大字，又有“程本直撰”四字，右上角题着一副对联：“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心中不解，问道：“这位程本直程先生，跟程帮主是……”程青竹道：“那是先兄。”

袁承志点点头，翻开手稿，只见文中写道：“崇焕十载边臣，屡经战守，独提一旅，挺出严关……”

袁承志心中一凛，问道：“书中说的是先父之事？”程青竹道：“正是。令尊督师大人，是先兄生平最佩服之人。”

袁承志当下双手捧住手稿，恭恭敬敬的读下去：

“……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莱，崇焕手辟之也；一堡之垒，一城之堞，崇焕手筑之也。试问自有辽事以来，谁不望敌于数百里而逃？弃城于数十里而遁？敢于敌人画地而守，对垒而战，反使此敌望而逃、弃而遁者，舍崇焕其谁与归？”

袁承志阅了这一段文字，眼眶不由得湿了，翻过一页，又读了下去：

“客亦闻敌人自发难以来，亦有攻而不下，